

1909



汕尾文史

9

汕尾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汕尾文史

第九辑

汕尾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〇年一月

封面题字：吴南生

主 编：李纯良

编 辑：吕小芳

《汕尾文史》第九辑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

准印证 97 粤印准字 0818 号

汕尾市滨海美术印刷厂印刷 电话：3373308

序 言

新年献龙瑞,世纪开新篇。在胜利跨进新千年的第一个龙年的春节前后,市政协文史委的负责同志请我为即将付梓的《汕尾文史》第九辑作序,作为新任的第三届汕尾市政协主席,我责无旁贷,欣然允诺。

《汕尾文史》是政协汕尾市委员会主管,汕尾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汕尾文史》伴着汕尾市第一、第二届政协委员会的前进步伐,征集出版了八期,为汕尾的团结、民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今天,当我们跨进新的世纪,面对着更加繁重的任务和新的挑战,我们倍感责任的重大。作为政协组织的重要基础部分,文史资料专门委员会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爱国统一战线,反映汕尾的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状况,将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李瑞环同志指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大有作为”叶选平同志强调:“要重视政协工作,重视统战工作,就必须重视做好文史资料工作”。对文史资料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评价。新的一年重,我们要牢牢把握文史资料工作方

向,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史资料工作的统一战线和“三亲”特点,保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特色和优势,为更好地完成新世纪赋予我们的繁重任务而奋斗!

这期的《汕尾文史》,文史委的同志用很短的时间完成,虽然时间紧迫,人手不足,但所采集资料的内容都是好的,所设栏目也是合理的,既注重了地方人文史料的比重,也突出了革命老区的统战特色。我们相信,这辑《汕尾文史》的出版,对于发挥文史资料的“存史、资政、团结、教育”作用,对于促进汕尾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希望《汕尾文史》在新的千年办得更好,办出特色,是为序。

丁 富 华

2000年1月

(II)

目 录

序言	(I)
----------	-------

一、革命风云

1. 坚持革命斗争的万东乡人民	叶左杰(1)
2. 忆郑万生同志	郑 剑(9)
3. 鞠躬尽瘁为人民	柯 可(15)
4.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陈维保同志参加革命的经过	 陈秀藩(23)
5. 战斗在白区新闻战线	金 枫(25)

二、抗日烽火

6. 日军屠杀鹿境乡民亲见记	吕自谋(32)
7. 抗日时期后门地下党活动片断	马世畅(36)
8. 俘获侵华日军医官亲历记	马戎衣(39)

三、人物春秋

9. 钟敬文民俗学的发展轨迹	杨永、陈贤钊(42)
10. 地质学家黎诺生平简介	曲 夫(52)

11. 姚之荣先生逸事…………… 马世畅 (58)

四、文物寻迹

12. 汕尾史前文物失踪追述 …………… 叶良方 (65)
13. 汕尾新石器文化举隅 …………… 蔡锦华 (80)

五、地方文史

14. 海丰县红色区域人民财政史略…………… 叶良方 (83)
15. 汕尾港巷名史话 …………… 黄吉庆 (115)

征稿通知 …………… (138)

后 记 …………… (144)

坚持革命斗争的万东乡人民

叶左杰

万东乡^①是现陆河县地势最高的一个山区乡，海拔高度 500 多米，平均气温比半山区一般低 2—3℃。该乡包括岳坑、桂皮坑、石寮、陂下、梅子头、罗经坝^②等村庄。乡的西面与紫金县的南岭、东溪田、庄田、黄布接壤；西北面与五华县的登岸、硝芳为邻；南与激石溪相连。

在革命战争年代，万东与紫金、五华县的庄田、黄布登岸、南岭等地群众声息相通，交往密切，互相支援，一起坚持革命斗争。

—

解放前，该乡耕地百分之六十以上为庄田、南岭地主所占有。交租租额为该田亩好年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同时定下铁租，不论遇上怎样严重的自然灾害，一粒租谷也不能减。由于山区田产量低，正常年景收获的

① 万东乡是解放初从万全乡划出建立的一个乡。

② 罗经坝解放前原属激石溪乡。解放初，划归万东乡辖属。

稻谷，或仅可交租，或交租后所剩无几。倘若遇上风、雨、虫和寒流霜冻、野兽等灾害，则交不起租，这时地主则带武装登门强索、牵牛、扛猪、抓人，无所不用其极。万东人民在天灾、人祸、饥饿、死亡线上挣扎。

那时在万东群众中流传一首“五更叹”。

一更叹来叹贫穷，年年欠债年年凶，要借银钱无抵当
好话说尽两手空，唉也哉，铺锣睡猫公。

二更叹来叹饥荒，一日食冇一餐粮，煮到一筒赤米汤
还米转碗又清光，唉也哉，饿到骨瘦面皮黄。

三更叹来叹奔波，挑担逃荒无奈何，捡起禾镰无米煮
债主上门知几多，唉也哉，门槛分(给)佢踏到冇(无)。

四更叹来叹天凉，北风一起心就慌，烂衫烂裤无多着
蓑衣当被唔得光(天光)，唉也哉，全身从脚冷下上。

五更叹来叹天光，喊醒爷娘搜米缸，看到米缸无只
米，一家老小饿断肠，唉也哉，何日衣食得春光。

还流传一首“三句半”：

放债有钱济，冤枉穷人家，
三分利盖顶，嗒牙。

算到拆唔清，牵牛又捉人，
分文少唔得，无情。

无钱来拆债，老婆迫倒卖，

人穷家又散，哀哉。

今朝闹革命，敌我爱分明，

减租又减息，要紧。

这些歌谣，正是万东人民当时所处悲惨境地的写照，也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二

1923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兴起，饱受地主剥削、欺凌的万东乡农民也开始发动起来，至是年夏，有范照南、高照文、彭培深等人先后到万东进行宣传活动，组织成立农会，先有罗经坝的钟帝恩、张丙，石寮的汪炯文、岳坑的陈冠三，枳头潭的赖观福等参加。至1925年4月，罗经坝农会正式成立，由钟帝恩、钟少楼分别任正副会长，会址设在“维新楼”，至8月，其他乡农会也先后成立，石寮、岳坑农会分别由汪炯文、陈冠三任会长。枳头潭建立一分会，由赖观福任会长，会址设在梅子头。农会成立时在做戏坪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范照南受邀请参加并在大会讲了话。农会成立后，立即宣布“二五”减租，向地主开展减租斗争，农民无不欢欣鼓舞。此时一贯逞性妄为的地主阶级，并不甘心就此少收租或收不到租。于是万东乡地主范蔚寰等勾结五华登峯温伯洲，于1926年8月率武装100余人，到万东企图抓农会领导人汪炯文，扑灭农民运动。农民自卫军闻讯，马上集合登上山顶，号角齐鸣，奋起截

击。地主武装见枪声四起，势头非同往常，便胡乱打了一阵枪后，仓皇而逃。为了打击地主嚣张气焰，是年9月，万东和激石溪农军200人，配合五华农军，攻打登峯地主武装，激烈战斗一天。是役，显示了农军威力。接着在10月初，万东派出农军80余人，配合紫金庄田农军，攻打庄田“福善楼”地主，是役大胜，缴枪50多支，稻谷400余担。经两次战斗后，登峯、庄田地主再也不敢前来肆意逞威，农民也更紧密地团结在农会周围。

但是敌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1926年10月27日南岭与林布地主武装突然包围林布农会，20余名革命同志被困，该农会派出一干部突围到万东呼援求救。陈冠二、陈杏等农会领导人即亲率农军100余人，兵分两路，配合当地农军，进行猛烈攻击，冲破了地主武装的包围，救出被困的全体同志。不幸的是，在激烈战斗中范康等数名农军牺牲，陈冠三也身负重伤。

农民运动不断高涨，农民武装不断发展，地主阶级却恨之人骨，经常策划打击农会。1927年8月18日，紫金庄田、登峯地主武装纠集一起，企图扑灭林布、岳坑农会，分两路进犯，一路由庄田范杰三等率武装400余人，攻打黄布；一路由温伯洲等率武装300余人，由枳头潭直扑岳坑，我方立即应战，林布农会长范瑞全，一面率农军抵御来敌，一面派人到万峯、罗经坝求援。岳坑方向由汪炯文率农军200余人，凭有利地形，英勇抵御，敌人一时不能得

逞。万崙、罗经坝农会闻讯后，立即集合农军 160 余人分头奔赴阵地，登上制高点，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接着，范照南率农军 100 余人，赶到两地又激战数小时，傍晚前敌人狼狈撤出。

1928 年 1 月下旬，红二师和紫金农军攻打南岭地主，万东农军出动 100 余人参战。战斗打响冲破防线后，地主武装龟缩在五座较坚固的炮楼内，继续顽抗，我军屡攻不下。于是运用地道战术，挖一地道直达“裕福楼”楼底，然后用一棺材装满炸药运进地道，点火后“轰隆”一声把炮楼一举炸毁。其他炮楼的地主武装连夜慌忙逃窜。2 月 1 日，南岭解放，俘敌 1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是役，我红军和农军也付出相当代价，伤亡 100 余人。2 月上旬和中旬，万东农会又先后两次出动农军，配合由刘琴西领导的紫金农军，相继攻打林布、东溪田地主武装，取得胜利。

在那革命战争年代，万东群众创作了不少革命歌谣，以此倾诉苦难，歌唱农运，激励斗志等。在此录其数首：

我侬农民苦难言，岁岁艰辛种人田，
逢到年辰又唔顺，租谷量足加租钱。

常常有钱无米食，妻儿遭饿泪涟涟，
今科革命起农会，揭开云雾见青天。

日头一出东方红，手擎红旗因为穷，
工农总爱团结起，土地革命定成功。

革命青年要向前，投奔红革莫迟延，
为着群众谋利益，巩固发展我政权。

三

1928年2月下旬，国民党部队进占陆丰县城后，紧接着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实行残酷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3月16日，黄旭初部队伙同南告地主武装，大举进犯岳坑、梅子头、陂下、石寮、桂皮坑一带，我赤卫队奋起反击。26日，黄旭初部又进行第二次大扫荡，烧杀抢掠，逃走不及的群众被枪杀10余人，有几个村庄的房屋全部被烧光，被抢耕牛200余头，稻谷350余担。敌人在望天崙山、油麻地卡、吊忘山凸，烧了三天三夜。群众扶老携幼，露宿山头峡谷。敌人上山搜捕，群众则东山搜来西山走，南山追来北山往，这边烧那边搭，临时住寮，颠沛流离，啼饥号寒，至以为极。反动民团熟悉地方情况为敌人引路，群众极为痛恨，那时唱出的歌谣是：“民团鬼子癫下癫，朝日食饱讲烧山，等到有日红军到，杀你头颅滚滚翻。”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1930年12月，在激石溪成立了海陆紫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次年春，县委常委范照南和红一团一个营到罗经坝活动，驻白面石山。当地群众积

极支持,供应粮食,并在山上搭起二座大寮作为了望哨所。农会恢复活动,开展各项工作。3月,赤卫队配合红军攻打桃秀楼地主,缴枪10余支及一批粮食。

1932年7月13日,古宜权、古一欧、古满等率红一团一个连驻宫背,恢复了乡苏维埃政权,钟帝恩任乡长。同时组建赤卫队50多人,李鑑任队长。妇女协会也成立起来,李阿雪为会长。还组织运输队35人,救护队10余人。8月,驻八万国民党军队,有一姓毛的排长打死连长率士兵30余人起义,从八万经新田开到宫背,当地军民热烈欢迎,宰猪摆酒席盛情接待。

农会恢复活动,开展了不屈不挠革命斗争,群众称之为第二次革命。

9月,国民党军队吴俊声团,伙同各地民团,对我革命根据地,又进行更残酷的“围剿”、“进剿”、“屯剿”和“清剿”。当敌人到达枳头潭时,红一团组织反击,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我红军一姓凌的连长,两位战士及几名赤卫队员,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敌数倍于我,对我进行四面围攻,红一团无法支持而撤离万东。

吴俊声团进驻枳布后,为加强其反动统治,成立了“南告、万岑、螺溪、庄田、南岭五乡联防会”,委派钟叔明为联防会主席。

桂皮坑、岳坑等地赤卫队,为坚持斗争,在本地无法活动的情况下,只好撤到激石溪配合红一团参加各个战

斗。遇到粮食紧缺时，赤卫队员陈昌盛等，则星夜到紫金龙炮区购买，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在万东大肆烧杀的同时，还进行挑拨离间和政治诱骗，允许所谓“自新”，有的动摇分子一时受骗上当。1932年冬，叛徒丘伟生勾结3人，抓到农会干部张炳，送到河田，向敌人投降请功。后又与另一名投降者倚仗民团势力，大摇大摆回到家里，激石溪赤卫队接到群众密报后，马上派人前往把两个叛徒抓获，并即开大会宣判，将其活埋处死。

在敌人无数次扫荡烧杀下，万东人民受到极为严重的报失。据统计，当时被烧掉房屋600多间，被抢耕牛500多头，被杀害群众147人，被抓去贩卖的妇女、小孩103名，被迫逃亡外地200余名。其中桂皮坑原有180余人，只存40人，巫姓一族，原40人，仅存1人。石寮汪炯文户9兄弟32口人，仅存6人。罗经坝被杀绝25户，钟阿招全家16人，只存下1人。

然而，他们在革命战争中，表现的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粮神，将永志史册。

（根据1953年和1962年两次座谈会记录，
及马文光、陈杏的回忆录整理。）

忆郑万生同志

郑 剑

郑万生同志(曾名郑瞻),一九一七年八月出生于原陆丰县河口乡石印村,一九四一年九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一月任石印交通站站长,后为陆丰县委政治交通员,一九四八年三月,调到部队工作;在部队,历任海陆丰人民自卫队东北大队政委、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六团政治处主任;一九四九年八月,任陆丰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一九五三年后,在广东省建工系统历任副处长等职,一九八三年离休(离休后享受厅级待遇),一九九五年一月廿四日病逝。

郑万生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给我留下许多深刻、难以忘怀的印象。

他是一位坚定、机警、勇敢的县委政治交通员

一九四五年,万生同志已是陆丰河口乡石印村交通站站长、陆丰县委政治交通员,他以做盐生意(由陆丰运盐去河婆圩)作为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党及部队的交通联络工作,在长达近七年的地下斗争过程中,出色地完成党

组织和部队给予的交通联络工作,没有出现事故,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称赞的。

一九四五年夏,因交通联络工作的需要,我与万生同志曾有多次接触;有一次,我从我所在的陆丰县后坎交通站带交通员郑性标同志一起,来到河口乡石印交通站,此次,我们两人来石印,是负责拿取县委书记刘志远同志及莫延同志放在石印交通站的文件、行李,带回陆丰县城鲤鱼潭陈伯强同志家里(东南区委所在地)。当时,万生同志考虑得非常周到,他对我说:“由石印到后坎这段路,由我带头先行,碰到敌人检查,由我应付”。翌晨,万生同志和我及与我同来的交通员,向后坎交通站出发,万生同志扮成盐商,我和交通员扮成万生同志的伙伴,万生同志在前,我们跟在后面,刘志远、莫延两同志的文件、行李(实际上只有一个用黑布包着的几件衣服),分别由三个人携带。当时,大安圩仍驻着日寇,万生同志带着我们走小路,不经大安圩,但是,走至大安圩东北部坐头村时,却通到几个逃窜到这里的伪军,这时,那些伪军想动手搜查我们,在危难之时,万生同志便显身手,用响亮的客家话对伪军道:“我是河口盐栈的老板,带两个伙计去海边买盐上河婆卖,你们要搜查什么?”那几个伪军眼看我们三人的打扮,又听万生同志的语调,认为是有来头的,由于没有发现我们任何破绽,又看我们是生意人,便让我们三人走了。此后,在万生带领下,沿着小路、山路,继续向后坎